

蔡青筠先生年譜

鄭喜夫

先生姓蔡，名明正，（據先生編撰之青陽蘭譜；蔡毅仁撰先生墓誌銘則云：「按狀：君諱正……」。）官章朝瑛，字青筠，又字廷箴，號文達，撰文時亦署耕雲、耕耘、菜耘，書齋號曰綠香居，而里人多稱先生為阿正或阿靜也。

先生祖上居福建泉州府晉江縣二十四都，即南門外之青陽鄉，而俗呼五店市者。青陽蔡氏開族於清康熙中葉。始祖名英，生於康熙二十七年十一月初六日，卒於清乾隆二十六年七月二十六日，享年七十有四；妣某氏，生子讓。二世祖讓，生於康熙五十三年三月十一日，卒於乾隆三十八年十二月二十六日，享年六十；妣某氏，生子亨。三世祖亨，生於乾隆四年十二月初十日，卒於乾隆五十一年六月初八日，享年四十有八；（青陽蘭譜卒年作「乾隆四十八年丙午」；而享年作四十四歲，茲據其干支逕正如上。）妣吳氏月娘、陳氏雙娘，生子四：長高（吳氏所出，承祀吳氏）、次山、三排、四團（山以下俱陳氏所出）。四世祖高，生於乾隆二十五年（月日無考），卒於清道光

十年二月初七日，享年七十有一；妣楊氏，生子二：長光岱（據青陽蘭譜；墓誌銘作光玳）、次仰。

五世祖光岱公，即遷臺初祖，亦即先生之大父也，生於乾隆五十九年九月二十三日，卒於清光緒元年八月二十日，享年八十有二；（青陽蘭譜作八十三歲。）妣許氏劉娘，生子四：長有義公、次先進公、三添福公、四天賜公。公於道光間東渡營商，卜居彰化鹿港之新興街尾；性仁慈，時以醫藥賑療貧病之人，受惠者甚衆云。

六世祖天賜公，即先生之父，官章鴻錫，字克昌，號守朴；生於道光二十一年十月二十四日，卒於光緒三十一年正月初四日，享年六十有五；妣許氏鄒娘，生子二：長火獅（官章耀東，字輝庭）、次即先生，女二：長珞、次振琪。清同治初葉，鹿港新興街尾同安寮等莊居民起應戴潮春，以是交通斷絕、商業罷歇；而彰化大路及社口一帶則守官令，故交通及商務皆如前。公遵光岱公命移居安平鎮（鹿港之安平鎮），與許氏茹辛耐苦，艱難備嘗，歷十餘年，遂有中人資。

附：青陽蔡家世系圖



清穆宗同治七年戊辰（一八六八），先生一歲。

十二月二十一日（陽曆一八六九年二月二日）亥時，先生生於彰化鹿港。

是年，先生之大父光岱公七十五歲，大母許氏劉娘卒已三年，父天賜公二十八歲，母許氏鄒娘二十七歲，兄火獅六歲。

是年，天賜公與蔡香等聯財經營源發號，出資二分之一。

清穆宗同治八年己巳（一八六九），先生二歲。

清穆宗同治九年庚午（一八七〇），先生三歲。

清穆宗同治十年辛未（一八七一），先生四歲。

清穆宗同治十一年壬申（一八七二），先生五歲。

是年，安平鎮王捷美向先生父天賜公借銀二百五十元。

清穆宗同治十二年癸酉（一八七三），先生六歲。

清穆宗同治十三年甲戌（一八七四），先生七歲。

清德宗光緒元年乙亥（一八七五），先生八歲。

八月二十日，先生大父光岱公卒，享年八十有二。葬街尾新塚，後移葬許厝埔塚。

是年，源發號合夥人之一之施昨舍歿，其弟與寡嫂爭產，遂退夥，先生父天賜公乃併蔡香投資一併退還。因合夥解散，清算結果，獲利三倍，故拆夥後仍時往來。

是年，有旨改臺灣府北路理番鹿仔港海防捕盜同知為中路撫民理番同知，移水沙連。

清德宗光緒二年丙子（一八七六），先生九歲。

清德宗光緒三年丁丑（一八七七），先生十歲。

清德宗光緒四年戊寅（一八七八），先生十一歲。

清德宗光緒五年己卯（一八七九），先生十二歲。

正月初，安平鎮境神武安尊王（即唐許巡）降乩欲修醮事。及修醮，神壇設先生家。事竣旬日，先生父天賜公夢一神據案大叱曰：「曷尚居此？」悸而醒。越夕，又夢如是，以告先生母許氏，雖覺疑異，終以夢境難憑，因循視之。

三月二十九日，遂遭回祿。是日，鄰右許姓失火，閭閻為燼。

天賜公初見火起，猶率店中夥友協助撲滅，忽狂風煽火，不可向邇，店屋三座及動產付之一炬，米、糖、杉木等損失五千餘金。災後暫借住蔡嘉榮（一作家盤）家，繼向王捷美借住並索討債項，其派下王川等竟串通胥役，藉端搆訟。比及案結，索回之母利不供費用，而王捷美亦售店以償。先生憶述此案，有曰：「兩敗俱傷，惟漁人得利耳。」

五月杪，一夕，先生無意熄火斂跡，與先生同庚同學同寢食之表兄弟許漢業，驚悸成病，輟學而歸。始氏謂先生故嚇之，唧怨至深，雖百般喻解，卒不獲見諒，竟絕交。

冬，天賜公移居杉行街（鹿港之杉行街），營米、糖買賣業。

清德宗光緒六年庚辰（一八八〇），先生十三歲。

是年，先生父天賜公商務經營甚有進展，而先生亦綴讀佐理業務。

清德宗光緒七年辛巳（一八八一），先生十四歲。

秋，先生病，纏綿五閱月之久，得北投莊四時診療始愈。四時因勸先生學醫。後先生於醫書亦能背誦如四子書然，故精岐黃術。

冬，蔡香子乃心邀先生父天賜公合夥經營彰發號，約各出資一千元，而乃心之寫心堂全年租谷一千六百餘石寄棧該號。

是年，天賜公生意經營不利。

是年，先生二姊振琪歸某姓。

清德宗光緒八年壬午（一八八二），先生十五歲。

正月，彰發號正式開張，先生父天賜公移入寫心堂。議：全年貼蔡乃心伙食及店稅二百六十元，而天賜公及先生父子二人薪資僅七元。旋天賜公以寫心堂狹窄難居，別賃寶成號後進為住居。

是年，先生兄火獅授室。嫂某氏，外家頗富裕。

清德宗光緒九年癸未（一八八三），先生十六歲。

年杪，彰發號因秋間配浙寧帆船萬寶遇風收泊笨港，及廣裕發號倒帳，遂遭賠累，先生父天賜公因與蔡乃心結束該號，分配剩餘

財產。旋，天賜公以宗兄蔡榮（亦作采、彩）言，與之共於同安蔡橋頭買烟種竹，又建茅店四間，另於店背搭蓋住宅，同移居是處焉。案亦罄其所有，建瓦房三間，茅店七間，以出租於營商之宗親。於是，木材鋪、藥鋪、穀店、雜貨店，以至於飲食店皆備。天賜公善經營，米穀、麥、豆、雜子及磁、鐵器皿與穀鋪雜貨，應有盡有，生意益興盛焉。遂有外商聞而前來湊市，寢成小市街。天賜公復與大莆林尤森合資經營米穀，生意亦甚隆。

清德宗光緒十年甲申（一八八四），先生十七歲。

五月（一作六月），橋頭施、陳二姓因爭扛夯米穀，引起械鬥，陳姓一人斃命、數人負傷，竟以先生父天賜公袒護施姓為禍首，鳴於官。幸彰化知縣蔡麟祥廉得其實，免遭縲紲之災，然已耗費不貲矣。

七月，天賜公改營穀貨及船頭，頗得盈利。

清德宗光緒十一年乙酉（一八八五），先生十八歲。

正月初四日夕，陳姓復以械鬥釀命案事，積怨莫解，邀約強盜二十餘輩撬門破壁而入，明火搶劫，刀銃交施，天賜公與先生父子險罹毒手。劫後收拾，除細軟外，粗笨生財之不能劫之以去者亦被縱火焚毀，櫃、櫥等無一全者。天賜公乃卸售殘貨，仍回鹿港租店，於興化宮口經營盈昌杉行。

清德宗光緒十二年丙戌（一八八六），先生十九歲。

三月，先生父天賜公由蚶江配餘慶號帆船載運杉木入番挖港，陡遇颶風，南流大作，杉木多被漂流。天賜公特赴是地，懇託耆老懸賞獻杉，然巨大者多被匿藏，所獻出類皆細小者，收回之杉木尚不償所支酬謝費用。

是時，天賜公立棧於龍山寺後之魚池墘，年納該寺油香四元。乃興化宮廟祝周標索詐較鬧，至開興化閣府同鄉大會，訟於彰化知縣。案未結，又嗾土棍登門詬辱，甚且刀銃相脅，白刃相逞，先生素習擊技，亦與抵制。以分府值堂張則徐（福州人）等排解，得免流血。然對方復交通文武衙門，夤緣設阱，天賜公惟有稟請知縣親

臨勘界，得直，而衙門復耗費三百餘金矣。

是年六月，設臺北府稅釐總局，同時設鹿港分局，以課徵出口百貨之釐金。

清德宗光緒十三年丁亥（一八八七），先生二十歲。

是年，先生兄火獅入府學為生員。

是年，臺灣改建行者，鹿港紳士前廣東新興知縣蔡德芳、舉人黃玉書、黃炳奎、莊士勳、廩生吳德功等共二十二人，為期鹿港貿易起色，僉稱建省會於鹿港，並經彰化知縣李嘉棠稟呈福建臺灣巡撫劉銘傳察核。銘傳以大墩地方襟山帶海，控馭南北，實天造省會之基，乃予批駁，不准所請。

清德宗光緒十四年戊子（一八八八），先生二十一歲。

八月，彰化二林上堡人施九緞以清賦丈費過高，而不肖官兵貪狠勒索，聚眾數千圍困縣城，破壞電線，要求收燬丈單。翌月，提督朱煥明率部馳援，竟陣亡，官軍頗有死傷。巡撫劉銘傳聞警，遣統領林朝棟（字蔭堂，號又密；彰化阿罩霧人。以世職襲騎都尉，後納賄以兵部郎中敘用。法軍之役，率鄉勇與敵戰於三貂嶺、八堵等處，奪回基隆；劉銘傳保舉為候選道員，旋加二品銜，賞戴花翎。及銘傳撫臺後，益倚重之，委辦中路營務處；又開撫墾局，擢任局長。恩威并施，招撫先住民社達數十之多。以功授勳勇巴圖魯徽號，命統領棟軍全臺營務處。銘傳嘉其勞績，給與墾契，許其在中部沿山之野及近海浮復地招佃力耕，并許其專賣全臺樟腦以獲利。乙未割臺，挈眷內渡。光緒二十三年，帝特召見二次，詔歸南洋大臣劉坤一差遣，統領棟軍防衛海州。旋奉轉旨辦理福建全省團練，而坤一以海州為江蘇近海要區，電奏留任。迨易鹿傳霖至，意見不合，乃辭職歸廈門，經營樟腦事業。未幾，轉寓上海而逝，年五十四。）及臺灣總兵萬國本、澎湖總兵吳宏洛馳援。旬日，圍解。又旬日，事平。（朝棟以平九緞之功，賞穿黃馬褂。有清一代，以道員穿黃馬褂者，此為創例。時人榮之。）方九緞之役軍興，先生在鹿港，兄火獅設帳於岳家，嫂亦安居於是，橋頭宅僅先生母許氏及

一幼婢。先生念母氏孤危，冒彈前往省視。入門見母獨坐床隅，一燈熒熒，母子相對泫然。

十一月，先生因欲解母氏孤寂，婚梁氏銀娘（與先生同庚），草草成禮。

清德宗光緒十五年己丑（一八八九），先生二十一歲。

正月杪，先生因父天賜公生計日蹙，與蔡叔寅、劉玉村等赴彰化謀差事於新設之臺灣府。由知府程起鸞親自當堂測驗，題為兵禮農法四策。先生獲錄取為吏科書辦。

二月，先生入臺灣府署（設於彰化縣原北路副將衙門）供職。公餘回家，皆徒步往返。

七月二十三日，先生因不慣暑熱，大病。

八月初，先生夫人梁氏亦病，旋母許氏、兄火獅相繼病。是月，先生歸家。

九月二十三日，先生母許氏卒，享年四十有八。葬於許厝埔大坵園。

十月二十三日，先生兄火獅卒，享年二十有七。長侄庚時亦病，而嫂住外家如故。天賜公焦灼萬分。先生初單熱，繼作痢，再則水腫，數瀕於危殆。夫人梁氏復臥病，天賜公因乏人照料，乃令歸外家療治。

冬盡，先生始略見清醒。沉痾數月，精神耗損至鉅。

清德宗光緒十六年庚寅（一八九〇），先生二十三歲。

四月，先生以蔣金星之荐，入張斐然順發銀鋪司帳。時先生病體未甚復原，瘧疾頻發，僅工作八日，疾作回家，未獲分文。

五月，先生元氣稍復，與妻弟梁振輝東移西挪，於橋頭舊店採羅小麥、雜子，薄獲些利，以資維生。

九月下旬某夜，三更時分，賊人十數輩破門而入。夫人梁氏及一媼撞跌逃命，先生奮勇迎敵，凡三發銃，賊外應尚多，隻身無援，衆寡懸殊，遂被飽掠，閤室一空。翌日黎明，先生奔告天賜公。遂携夫人至杉行街與天賜公同住。而橋頭家屋或租人或荒廢。

清德宗光緒十七年辛卯（一八九一），先生二十四歲。

春，張承祖渡臺，先生時與過從，送抱推襟，意投情合，以為非三生石上共證前因者不能如是。

四月十四日，先生致書張承祖，有云：「弟自二月二十四日抵斗，至三月十六日方回。所事紛紜，稍為草創而已。返鹿後遵命營求，幸頗如意，刻下大局將成，端候內地消息。足下襟期朗爽，何呼不諾？現該作何開刪，務祈一息見教，俾免下懷之轆轤。」（所草創之業，似歸無成。）

七月，先生以馥成號洪展雲之薦，乘彭瑞霞舵淡船上臺北。在大稻埕，曾受森懋號之禮遇，甚德之。因水土不服，大瀉不止。遂原船回鹿港。

自是四載有餘，乃先生一生中最苦之時期，淒涼備嘗。無聊索居，書空咄咄；第其奮發向上之心未曾少挫。每孤燈岑寂，披卷苦讀。凡歧黃之書、星命之學，與夫魚龍之辨，先生悉覽之。

清德宗光緒十八年壬辰（一八九二），先生二十五歲。

二月，先生聞新益興報新滬（深滬？）菜子價大漲，適售一小婢，得銀一百二十元，乃以此款採進菜子、小麥、白豆等，薄有利潤。

七月十五日，先生隨俗作孟蘭會，洪攀桂（學名一枝，字月樵。臺灣淪日後改名編，字棄生。彰化鹿港人，生員。乙未之役，與邱逢甲等同倡抗戰，失敗後潛歸鹿港，杜門不出，潛心著作，危言危行，民國十八年卒，著有寄鶴齋詩集、寄鶴齋古文集、寄鶴齋駢文集、寄鶴齋詩話、八州遊記、八州詩草、中東戰記、中西戰記，及瀛海偕亡記等書，都百餘卷，今合刊為洪棄生先生遺書。）偶過從，片語契合，索先生詩文稿，講評貶褒不少諱，甚惜先生之輟學習賈，乃誘掖勸導，示以入股之法，娓娓詳晰。先生得暇輒作講比十數題、詩數十首，俟攀桂回家時袖往就正。

九月望後漏三下，先生有詩云：「更深（後改青燈）獨對漏將殘，補讀前書與未闌；小步庭除披皓彩，纖纖（後改慘慘）手摘菊

花園。」

清德宗光緒十九年癸巳（一八九三），先生二十六歲。

四月十五日，先生作做唐人春怨詩。

七月十三日，先生致書蔡穀仁（字樹村，一字乃賡，別號介石道人；廬生。乙未侍親歸籍晉江。）附寄所作詩文託其刪削。（穀仁所撰先生墓誌銘有云：「以家境環逼，不獲修舉子業爲憾，凡文字有疑難，輒訪質於余。」又云：「及臺灣改隸，往來書札，翰藻紛披，吐屬有書卷氣。知君文學日益進。」）

八月十三日，先生偕鄉友攀雲、熙春等徒步城南訪蔡溫柔。途中嬉笑諧謔，怡目賞心。

九月初一日，先生代郭捷元作宣講序文。有云：「惠迪而吉，神降於廷；從逆而凶，鬼瞰其室。幽冥雖泯渺，片語難瞞夫昊穹；塵世縱紛紜，寸善可質於神鬼；奈何人心陷溺，品愈趨而愈下；俗情變幻，志日尚以日非，背仁鮮義，甘歸嶮巖之天，街異矜奇，不觀和神之國，既沉淪而罔知，遂渡迷而無楫，故其疫癘之流行，兵燹之橫施，天且頻示其罰，人竟罔知所悔。吁，可痛哉！良可惜哉！」

是年，先生復與妻弟梁振輝合夥，經營謙元號，採羅米穀運販。

清德宗光緒二十年甲午（一八九四），先生二十七歲。

四月二十四日，先生致書大稻埕森懋號，謝其昔年禮遇之情誼。

五月初一日夜，更闌時分，先生燈下讀史，偶憶去秋與攀雲等訪蔡溫柔途中嬉笑諧謔事，成一五言長古。初五日，先生具楮帛茶果之屬致祭筆神，自撰祭文。時蔡振聲（乳名鐵牛，字燦雲；揀東葫蘆墩人。戴潮春案後，漳、泉二籍分類械鬥，避難大甲。年十二，父歿，母贅後夫撫孤，生一弟，名瀚雲，後夫旋亦歿。振聲乃謀食四方以養母、弟。後墾杜上九見而奇之，招之任事，深倚重焉。且督教不啻嚴師，以故亦粗能領略文筆。十九，娶李氏圓娘。後輾轉傭於梧棲合源號，未三年徙六塊蔡自立門戶。旋移汴仔頭募股開設源昌號。時運未通，蹶而復蘇者屢。迨與林朝棟聯財，經營樟腦

，號曰福源公司，配運香港自賣，財力猶薄弱。及割臺，朝棟退股，而腦價連連上漲，前後五年，凡獲利四十餘萬元。先生極受其賞識，從事七載，知之甚悉，嘗論之曰：「其爲人粗中有細，從善如流，恢宏大略，逾乎常人，且權術機變更非所及，洵不愧一時之彥也。」方與曾君定、林朝棟合資設福源棧（即樟腦）館，欲在鹿港設棧，並僱一會計，親底鹿港之中興號。因蔡阿敬之介，喚先生前往晤談，一見如故。十三日，振聲正式聘用先生，約定月薪五元。先生應僱，本謂駐鹿，家中事可兼顧。然至十六日，振聲即携之同上汴仔頭，而兼顧家中事遂落空矣。先是，先生曾於南靖宮（武廟）抽籤問前途，得籤詩云：「樽前無事且高歌，時未來時奈若何？白馬渡江雖日暮，虎頭城裡看巍峨。」至是乃悟「白馬渡江」句洵前定。上汴後，振聲即告其妻李氏以得先生之幸，並即將香港電報暗碼及與朝棟所約棧務章程諸文件，交先生整理。先生盡心爲編次第，振聲嘉獎者再。

六月二十九日，蔡振聲命先生回鹿港，因集福源館有樟腦二百箱運鹿，須轉配溪船上淡水再配香港。是日，振聲上臺北，即由忠興（上文作中興）號兌付二十元，交先生父天賜公收用。

七月初六日，先生將鹿港樟腦配訖，仍上汴仔頭。

九月，爲蔡振聲司帳之蔡碧雲（鰥頭人）病歿，而振聲由淡水赴香港。於是，數月之間凡百事務皆先生力任之。工作繁重，風俗殊異，意甚快快。後振聲爲籠絡計，出資三百元，招先生合夥經營勝昔時號。

先生薦蔡振聲次子添興（字瑞卿）入寫心堂讀書。十一月，且代振聲致書其師蔡穀仁。

年終，勝昔時號獲利，先生分配得二百四十五元。另支福源公司薪共近七十元，自是每月改按十元支給。

是年，先生因收購樟腦，獲利千元。

是年，先生在汴仔頭，得識戴潮春案有名之陳九武（狗母）之粗鄙無文、言語樸拙，深以其當年之舉動爲出人意意外者。

清德宗光緒二十一年乙未（一八九五），先生二十八歲。

正月，林朝棟率部北上基隆防堵。

二月，林朝棟遣劉以專抵汴仔頭，停止福裕源號（即福源公司。上年該公司以設於集集，諸多不便，遂徙汴，改號曰福裕源。）生意，至三月截結明白，於是改用勝記之囑頭。

三月十四日，先生致書劉以專，言曾君定無理欲併會算福裕源長息事，又云：「頃香市兌四十四元（每箱樟腦），若不乘此攢趕，倘中、日和議成說，價必分跌。失此機會，寧不可惜？」二十三日，中、日簽訂割臺之馬關條約，約之第五款規定：本約批准互換後兩年內，讓與地方之人民願遷居他處者，得任便變賣所有產業退去界外；凡限滿後尚未遷徙者視為日本臣民；並定本約批准互換後，兩國立即各派大員至臺灣，限兩個月內交接清楚等語。事聞，全國譁然。是月，林朝棟挈眷內渡，居泉州。蔡振聲妻李氏及次子添興、弟瀚雲、長子春海一家隨之回泉，振聲本人或往香港審機兌售樟腦，住恆數月之久，而汴仔頭生意盡付先生照料。

四月十四日，馬關條約於煙臺換約。是日，聞臺北及苗栗鬧事，蔡振聲爰命先生將其事晰達寫心堂蔡穀仁。（此信為乙未之役一罕見之史料，錄其全文如下：「壽石三少爺：初夏安好為頌！邇日來諸處投函，靡不以中、日之事為言者，間有小異大同，或為耳食之誤，而忠憤聲吻則不啻若出一口，想見聖朝之澤厚，故能使義激出性成，警效難齊，幾如蚊蚋之雷，聞之騷人悶悶。自澎湖失守，人情洶洶，及到割臺之信，遂謂有司不得牧其土，王章不能加諸身，宵小竊發，途互警聞。初四日，臺邑葉公擬發眷回梓，小有挈帶，邱主事（即邱逢甲）派營兵衛之，繼見臺民嘯聚數千，將逞不軌，故未敢遽行。而不經之徒新庄尤多，是以風聞為吳鴻藻主使。臺邑主請見紳耆，詢其日人前來，作何佈置？吳鴻藻對以：日人果來，當以香案迎之。味此語，似憤懣於割地，故出言激昂。然挾制不當，徒招尤怨，此皆驕踞之誤。內署女眷鎮日號啼，葉公心撞小鹿，臺民聲藉挽留，心在剽掠，雖防署勇丁亦莫不虎視眈眈，一有舉動

，為禍不知胡底？幸接四國持和之電，始獲熨貼。淡屬之亂更有烈於此者：蓋自割地之初，官紳咸戴撫憲及林、邱諸人，議欲捍禦，以基隆屬蔭堂，淡水撫憲同林幫辦（維源）自守，臺南屬劉義，中路屬仙根。然區劃以口，未下檄咨。不料邱性過急，連夜開差下壘，所轄八營同時撤退，淡民未悉底裡，譁謂割地是實，故邱軍裁撤，一時蠢動駭駭，閩府慌亂。淡之紳耆連銜稟見，備道撤口口大駭，見詞應請調留，以綏輯民望。唐憲（景崧）亦有所悟，立下令箭赴壘調回；詎邱逢甲謂受撫臺親囑，不得更變，且堵防劃定，各膺責成，倘中屬有失，咎將安歸？竟不遵令，統兵自下。至苗，怒苗縣不為辦差，升苗大堂，打苗門子，縱兵辱及內署，苗縣匿不敢見，苗民因之鼎沸。此謂衛民，適以擾民，總緣書生驟進，故爾威福妄施，而上游顧重，俾以總統，蓋亦未識募軍有弊也。去日撫臺家小回里，唐老太先行，輜重繼之，淡民蜂擁甚多，被撫憲傳進十餘人，登門隨閉，署外百姓看不是，口衆口和喧，瓦石交投，署內發礮，統斃軍民數十人，刀戕一中軍。唐撫臺怒責該親兵，其親兵忘其姓字，哥老會中人也，被責不服，倒戈相向，左右投鼠忌器，不能翼衛，唐憲無奈，婉言哀之，並許招集會中人五十為副哨、百人為正哨、五哨為營主、兩營為統領，餉倍常例。現哥老會有二千餘人，廣東居多，撫署、藩署以及敵樓皆有分守，淡民懼廣人之叛亂如蓬蘽。嗟乎！官至方面而受制小人，降志辱身，慘亦極矣！觸思我朝一統全盛，數十年來金甌無缺，一旦蕞爾倭人稱兵朝鮮，遂至東敗，西北幾逼神京，納土賠餉且不能已，率至太阿倒持，必使四國為經營，亦可悲矣！草莽豈乏英雄，然不嫻於八股文，不習於三般武，故其進身無階，而高高在上者又未識人間有畸士，宜乎哉人材之不蔚也！刻下四處雖譁，棲、汴一帶粗為寧靜，臺邑局紳擬在聯庄保路三數日，自能一體遵循，苟諸處鄉堡能以臺邑為標榜，則指臂相依，又何患乎萑苻之不戢，而百姓之不安哉？所云事晰，乃陳志曾得之臺署，想必確聞，因東人囑及，故節略而呈覽，諒尊處亦早偵知矣。敬請吟社！」）

五月初二日，「臺灣民主國」成立，署福建臺灣巡撫布政使唐景崧任總統，設軍務、內務、外務三部；以劉永福爲臺灣民主將軍。初六日，日軍登陸澳底。初十日子夜，割臺專使李經方於基隆口外，就日艦與樺山資紀簽署臺灣交接文據清單。翌日，日軍陷基隆。十二日，景崧微服潛往淡水匿焉。越二日，乘德輪走廈門。十六日，日軍入臺北。是日，全臺代表齊集臺南，議奉永福爲總統；永福不可，仍稱幫辦軍務，自旗後移駐臺南布署軍備；設議院於府學，辦團練、保甲，聯義軍、義民，以守臺南。

閏五月初一日，劉永福率將士、紳民歃血立盟，以不要錢、不要命、不要官、甘苦相共、戮力同心爲誓，布告各地，宣示決心。初三日，日艦二艘窺安平，岸上礮臺擊之，乃向北竄去。十二日，樺山介英人致書永福，誘其中止抗日，願以禮送歸。永福拒之。日人遂進兵。是月至六月上旬，義軍數與日軍奮戰，曾反攻新竹，殲敵騎於大湖口；永福遣吳彭年率黑旗軍北援，與日軍相持於新竹以南月餘。

六月初八日，洪攀桂致書先生，先生於十四日接到，二十日復之，有云：「午刻接到做苗棧專函，備稱日人再到一艦，添兵七百餘，從舊港上岸，合新竹前來者，聲勢益壯。劉屯香山，山義民紮在鳳山崎及龜崙嶺，暫不交鋒。吳湯與亟募義勇，以敢衝前敵者月餉十二元、次八元、次六元。佈置略似可觀，無如空拳莫濟，擬從（將）此冬所收粟挨戶鳩取三份之一，人怨甚，以苗地負重望而攝衆心者莫如前隸林幫辦標下之黃南球即黃萬阿哥，渠亦粵人，自墾山場數百里，腦髓館佃衆多，一呼嘯三數千人可立致，因唐等逃去，遂視爲無可恢復，雖被吳某所激，勉爲籌辦，終是心懷疑懼，無能決計。故苗栗一軍似興似寢，喧欲往攻新竹，究未敢行，日望我下縣往助，目不交睫。惜守土者輕視國恥、重視身家，當此存亡俄頃，置同膜外。黎守調上之兵駐屯中港，聲稱兩營，殊無四百之實，徒糜帑幣，陽爲奉行；而諸富紳亦僅知作無益之愁，無一人念及同仇，肯倡將伯之助，遂使志士灰心、壯士扼腕。粵人雖衆，糧餉莫所取資

，久集必潰，且未經訓練，泛無頭緒，非得智士宿將爲之揮使，安能驅蕩強寇？聞陳汝舟領黎守一軍稱仁義營，先上後墮，要再募義、禮、智三營往助，劉穆亭亦開招募，却未成軍。約十八日開仗，未稔果否。然衆志不齊，終是難操勝算，若斯作爲直以糜爛生民耳！嗟乎，峩峩大國，何委靡至是？以天下之大，亘古稱最，自髮匪以來二十餘年，金匱無缺，一旦蕞爾倭人稱兵朝鮮，遂至東敗，西北幾逼神京，割地賠餉，尚不能已。必聽十三款之條約而後和議始成，良不悲夫？在彼當國權臣，似謂東隅雖失，桑榆可收，又何靳乎海外一島？獨不思俄、法各國莫不覬我神州，所不敢發者，憚我地大兵多，全力足與頡頏，而彼亦互爲牽制，慮相襲什，故雖萌心細，岌岌難支，又何遑計及恢復？李相所爲，直是挖肉補瘡，稍有心肝何忍爲此？何躋躋廊廟闕如無人，任一夫之簸弄、學金人之鍼口，枉使在邊將帥嚼碎剛牙，如張香帥、劉淵亭、宋祝三輩，未嘗不表表出人，交章主戰，不願以滿洲讓鄰島，即會試諸君，推臺省林孝廉爲首，具呈都察院，亦以宜戰不宜和，不戰無以宣國威，和約不能恃無恐，求爲轉奏，列名一千三百餘人。無如李相惟圖了事，力爲詆牾，皇上陷溺已深，遽難猛省，使百千萬人之熱血齊拋東流。今已僉號換約，萬無可更，是又臺民萬不幸也。倭人夙性凶殘，雖曰寓兵於農，其實抽丁，授甲例則之苛更不待言。且彼雖得臺灣，亦難必其能深保長有！如俄、德、法出阻日本，不准割取華地者，豈眞愛及中國耶？俄人喜中國之孱弱，善朝鮮之昏睡，急欲築成西伯利亞之鐵路以肆所欲爲，忽焉日本強大，先據心中所欲之區，不覺咄咄難忍。法爲暹羅、安南之故，久已垂涎臺灣；日之得、法之失，是亦阻之。獨英以通商爲重，日之利，英未必害，且觀鸚鵡之持，又有漁利可收，是以默無可否。然法、俄之政均暴，非能依畀，若臺民有幸得隸英籍，或可少紓一困，無如作介無人、通款無策，徒作子虛之翼耳！吾兄天才挺秀，卓爾不羣，早於十餘年前諗之矣；乃文運偏厄，似乎時有所待。而今兵戈將熾之秋，彼蒼若憫及斯民

，必將使高科連綴，超級升遷，俾得獲伸雄略，爲吾臺一生色。盼甚企甚！弟生遭不辰，家徒四壁，幼不讀書，長淪市井，僕僕蠅頭，日與牙儉爭銖銖，且又不能自立，依人作嫁，竟使絳帳不親、道範遠隔，大辜栽培之恩，言來殊深滋愧！所望仁兄雲鵬得路，一朝搏狸擊兔，使得充一健步，便可驗其胆之粗細若何。定知良醫用藥，必不拒於牛溲馬勃也；山澤之癯瘠石而思摩天，要亦不敢輕對人言，總緣欽識之深，遂不覺語出至誠，非作無端之揄揚，幸勿發噤！」是月中旬，日軍大舉進犯，一部繼續南下，一部循海路自南部之枋寮登陸，一部由西部之布袋嘴登陸，三路齊指臺南。二十三日，苗栗不守。是月，先生復書蔡德芳云：「香翁伯臺大人安鑒：日來鹿棧回緘，轉述誨言，荷以倭人情晰安頓節略而俯詢藹堯，足見虛懷若谷，集益求思，洵非沈潛淵深、老誠持重者所能如是。惟中、日構釁以來，海氛不靖，商帆常被弋搜，故凡洋上往來書信率皆略言大概而不敢洞指竅曲；雖洋行亦恐波及，行艱難作侃侃之論，是故安頓機關無從擇其善者。惟聞日兵自初一日下新竹僅有三百餘，粵人聚屯衆多，自龜崙嶺以南至鳳山崎，皆大柯坎、三角湧、新埔、鹽菜甕等處之人屯紮；鳳山崎以下，姜紹祖率北埔之衆扼守，吊橋折毀；苗栗吳湯與黃南球招募義勇，欲上攻新竹，奈糧餉莫所取資，擬從此冬之谷排戶徵鳩三分之一，終難裕如，故苗栗一軍似與似寢。十二日一日艦來泊舊港，七百餘兵上岸與在塹者合，聲勢益壯，出屯香山。後塹尚有一營未撤之棟軍，係傅協統轄，與向任棟軍參贊之陳汝舟即陳澄波統率黎守調上之新楚軍上助，遂於十八日與會決戰。吳湯與重募敢死士蒙綿續爲前鋒，每一續後來長鎗手四人，直逼不退。敵初亦小却，旋被鉛子換銅子擊透綿續，後軍立脚不牢，因而敗潰。新楚軍未經戰陣，不戰自亂，拋戈亂竄，被逐過老龜崎。幸傅協一軍奮前接應力戰，斬酋一級，我軍亦損十餘、受傷百計。姜紹祖率三百人從上下援，被敵埋伏截斷，首尾不應，倒戈投降，日人疑詐，盡綁回塹審問首從，節次絞殺。粵人因此戰不利，衆志已沮，新楚軍潛先逃回者，途次盡被劫剝，僅以身免。二十

三早，日艦泊大安，十二人上岸，遇黃金幸識其文雅，呼與語，味嚙不同，以文字相應答，告以二十六日要再到戰艦五隻，餘無甚言。隨回船。大安有百餘防軍欲出擊，該處百姓俱累出阻。觀此則日兵添到，勢將席捲，但查臺北生理刻已經營如故，即竹之紳耆亦無甚干犯，若此庶少得鬆懷一步耳。子庭兄（即德芳長子穀元，光緒十一年拔貢。）玉樓赴召，聞信下使人愴難爲情，何彼蒼天殲我良人？亟欲匍匐唁候，一盡微忱，值荊人病篤，岌岌垂危，致未克分身，捫心納手，憬然有缺。惟是修短之數早定在天，非德行能延，非人力能致，雖天性之親萬難割捨，然高年尤未堪過戚而損精神，使靡涯之人望無所倚畀也。人賤言忠，尚冀採擇，恭請福安，並候壽石宗兄大人文祉康莊。」

七月初七日，臺灣府繼陷於日軍之手。初九日，彰化又陷。吳彭年及義軍統領吳湯與等苦戰成仁，同時死者五百人。是日午後日軍遂抵鹿港，時天賜公尙住杉行街，先生念甚。其後日軍續到，司令部設大肚街文祠，音語不通，動以筆談。附近之人每俛先生代筆通意，日人亦以先生筆談明白，亦每覓先生道達。時日軍解運糧米及蔬菜、雜物等，悉委勝記辦理，稍不稱意，鞭撻隨之。後日軍憲兵隊竟欲先生任通譯，辭之不得，薦蔡文謙以代乃已。是月十四日，日軍進犯他里霧、雲林等處，義軍奮勇拒戰，陣亡六百餘人。

八月初，先生致書蔡穀仁云：「壽石三少爺：別來無恙！地老天荒，倉卒出人意表，世界爲之覆翻、衣冠爲之塗炭，言來良深扼腕。自聞警以來，便得渡泉之信。恨奔波衣食，他鄉羈絆，私心惴惴，恆恐瞻望弗及，迨荔月間回鹿，幸獲重瞻顏色，少紓結想。臨行叩別，猶期孟秋一會，詎料昊天不備，突如其來。幾閱月之鶴唳風聲、數百里之狼奔豕突，驟經目睹，寧不魂飛？十七日誼僕歸里，覺城郭如故、人民半非，爲低徊躑躅者久之。閣下矢志忠貞，掉頭不住，美產畫堂棄如敝屣，眞卓越丈夫。惟口素叨優容，久蒙覆庇，一旦王謝渡江，遂使庭前乳燕失所棲依，與思及此，能不黯然？際惟清秋，遙想厚福靡疆，覃府均吉爲頌！鹿自異族盤踞以來，

日恆數異：撬門撞戶，不勝其夥。營盤近處，流毒更甚，種種穢惡，筆所難罄。聞其南下至打貓，該處之民不堪其虐，稱戈相向，他里霧、大埔林盡付祝融，無辜鋒鏑，慘不可言！山猪窟柯、簡之徒率其平日羽翼誓死與抗，惜劉黑旗裹足臺南，孤擄無繼。初次接刃，損七、八十人，彼族路疏，竟殲百計，現大隊回紮北斗，朝夕替換，佈置聲勢。昨聞安平已失，尙無確耗，將來鹿死誰手猶不能逆觀也。瑞卿同家眷移居水巷，較類似勝一籌。如口則直不知爲計。清夜追憶高風，殊不能一刻去懷，敬寫近況，當寄萱蘇，還祝慧福，肅請文安！」

是月十九日，雲林陷，義軍傷亡五百餘人。二十一日，嘉義陷，臺南震動。二十七、二十八兩日，打狗、鳳山連失，臺南陷重圍。二十九日，日軍攻臺南城外礮台，劉永福自發礮還擊，斃敵數十人。

九月初一日，劉永福以事不可爲，喬裝走安平。翌日乘英船去廈門。初三日，日軍入臺南，越日日海軍入安平港。

十二月二十一日，先生致書杜四端，并餽以地瓜。

是年，因日軍侵臺，橋頭家居人逃散，遂遭日軍強佔，藉以屯糧及充馬廐，以此廢爲平地矣。

是年，香港樟腦疊次漲價，臺之行情亦自每箱二十二、三元升至四十七、八元，於是熬灶驟增，產量日多。蔡振聲復與人聯財創設錦勝、勝山、勝春等號，分囉別號，皆在汴仔頭裝配，胥先生爲之經理。此外如埔里社、南投、打蘭、後壠等地之勝記，及龍眼林之萬和館，雖皆有經辦人，而要務亦歸先生指導；尙有田中央之勝日春、臺北之勝利、塗葛堀之勝春公司、彰化之勝源、五張犁之勝南，其有關樟腦業務，先生亦須過問。

是年，勝記全年盈利十六萬七千餘元，扣除勝山等號合配均分利潤外，實得十一萬六千餘元。全年先生共支薪一百三十餘元，而年終獎金五百元，則以天賜公將所收買之樟腦亦挑上汴仔頭故也。是年，日人頒布樟腦製造取締規則，除持有日據前政府許可證

外，不許私人製造。

清德宗光緒二十二年丙申（一八九六），先生二十九歲。

是年，日人公布樟腦規則，并實施樟腦抽稅，然甚受外人潛勢力之阻礙。日人製腦專家松田茂太郎建議實施樟腦專賣，并據全臺森林調查資料推算樟腦總量達一千一百六十四萬餘尺，以五十年採伐，每年可採四十三萬二千餘尺，可得樟腦五百餘萬斤，樟腦油二百五十餘萬斤。此爲全臺樟腦產量之初次估算。是年，日人設淡水稅關鹿港出張所以司鹿港港務。

是年，先生全年支薪一百二十餘元，年終獎金三百元。

清德宗光緒二十三年丁酉（一八九七），先生三十歲。

正月十四日夜，商訂萬和館棧長章程，蔡振聲面告先生：此後逐年將利益抽加壹爲職員酬勞，以其勞績甚著，且有營業上名義關係，許先生獨得其五；其餘之五分與閣行職員均沾，然必俟年終按其勞績分發。迨年終，未見履行。後該行職員曾訴由法院執行，經吳德功出面和解，而先生應得之份卒成畫餅。

六月二十五日，先生致書在泉州之吳金池，以渠婚期在即，附

寄賀禮。

九月二十五日，先生致書陳邦基，囑渠向陳爐詢問前之搶案所攫贓物作何處理。先是，爐於四月間於香橡脚搶劫先生。後爐投降日人，逍遙法外，故先生有此舉。

十一月初四日，先生致書辜顯榮。

十二月初八日，先生致書洪繡（即攀桂）。

是年，日人以律令制定公布特別輸出入港規定，旋依該令以府令暫定鹿港等八港爲特別輸出入港。

清德宗光緒二十四年戊戌（一八九八），先生三十一歲。

五月十四日，先生致書洪繡。

是年，先生支薪一百二十餘元。另本年及上年共得年終獎金六百元。

清德宗光緒二十五年己亥（一八九九），先生三十二歲。

是年，勝昔時因欲與廈門勝隆號對號擴充資本，勝記增資湊足二千元，林慶生一千元，先生盡其所有湊足四千元，而港、廈、蚶、獺各處亦有出資者，共八千元。（一作去年事。）

是年，先生共支薪一百三十餘元。年終，先生因勞瘁難堪，託陳文代達為辭職，蔡振聲誤以先生有所挾，託湯和持送六百元匯票，云作酬勞，先生婉謝。又託如山館簡振路伸前說，不獲已仍任職勝記，議月住汴、鹿各半，年薪三百六十元。

是年，日人實施樟腦專賣制度。

清德宗光緒二十六年庚子（一九〇〇），先生三十三歲。

八月，勝昔時船貨遇風受損，先生意沮神喪，蔡振聲聞悉，喚先生上汴，勸慰備至。

是年，先生向蔡振聲辭職回鹿，核算全部資產將近六千元。年終，勝昔時因失水，資本折剩六成。

清德宗光緒二十七年辛丑（一九〇一），先生三十四歲。

五月十四日夕，蔡振聲疾革，強起坐，喟曰：「青筠乎，豈未知余之病重乎？胡未見到？」命其長子春海囑翌晨遣蔡傳喚先生上汴，將以後事相囑。及彌留，猶囑以勝昔時所餘資本贈與先生，以為最後之慰勞金，且告其子弟曰：「咱之家產，青筠亦大有勳勞，勿論此數，縱有多額，總亦盡付以酬，如今已矣。但明天當喚之來，就所遺囑付其訂正。」十五日未刻，先生抵汴，而振聲已先於卯時長逝矣。

是年，日人以府令依臺灣總督府官制，公布稅關支署名稱、位置及管轄區域，於鹿港大有口街設置臺灣總督府稅關鹿港支署，管轄區域為臺中縣下自草港向南至西螺溪之沿岸。

清德宗光緒二十八年壬寅（一九〇二），先生三十五歲。

本年及上年，先生生意甚佳，得實利近七千餘元，又逢土地便宜，初買陳永槌荊桐脚田三千零九十二甲僅四百元，繼買元榮赤塗崎田二千九百九十四甲僅四百九十五元。

清德宗光緒二十九年癸卯（一九〇三），先生三十六歲。

清德宗光緒三十年甲辰（一九〇四），先生三十七歲。

清德宗光緒三十一年乙巳（一九〇五），先生三十八歲。

正月初四日，先生父天賜公卒，享年六十有五。葬同安蔡枋垵坐庚向甲兼辛寅。

八月初十日，先生為手書青陽蘭譜撰序。青陽蘭譜者，即先生之家譜也。內容有世系譜序、清代各朝年號干支及年數、逐月忌辰（有云：「係是遵承先人遺例，逐月照此奉祀。」），自始祖以下祖及妣生卒年月日及時辰、歲數、葬處等項。

是年，澎湖饑，先生聞悉，立即倡籌賑濟。

清德宗光緒三十二年丙午（一九〇六），先生三十九歲。

十一月十二日，先生次子長昭生，侍姬楊氏所出。（先生長子長堆（一作長追）係螟蛉子，出生年月失詳。）

清德宗光緒三十三年丁未（一九〇七），先生四十歲。

清德宗光緒三十四年戊申（一九〇八），先生四十一歲。

二月初七日，先生次子長昭夭折。先生在汴仔頭時醫治陳萬生三歲子，投方有誤，遂致不治。故長昭之夭，先生頗疑或係此案之果報，而恆舉以誡諸兒：習醫者切須慎重，不可勇於自任也。

清宣統皇帝宣統元年己酉（一九〇九），先生四十二歲。

是年，先生將侍姬楊氏（即次子長昭生母）割愛遣去。

清宣統皇帝宣統二年庚戌（一九一〇），先生四十三歲。

清宣統皇帝宣統三年辛亥（一九一一），先生四十四歲。

二月初七日，先生四子大堯生，夫人黃氏金枝娘所出。（先生三子長浦（一作長浦）亦係螟蛉子，出生年月失詳。）

中華民國元年壬子（一九一二），先生四十五歲。

六月三十日（陰曆五月十六日），先生夫人梁氏卒，享年四十五。葬於新塚。

十一月十四日（陰曆十月初六日），先生五子嵩林生，三姬人黃氏續娘所出。

中華民國二年癸丑（一九一三），先生四十六歲。

中華民國三年甲寅（一九一四），先生四十七歲。

十一月十七日（陰曆十月初一日），先生六子汝鑫生，三姪人黃氏續娘所出。

中華民國四年乙卯（一九一五），先生四十八歲。

一月八日（陰曆甲寅年十二月二十三日），先生七子大河生，侍婢許氏茶娘所出。

中華民國五年丙辰（一九一六），先生四十九歲。

中華民國六年丁巳（一九一七），先生五十歲。

中華民國七年戊午（一九一八），先生五十一歲。

五月八日（陰曆三月二十八日），先生八子松濤生，三姪人黃氏續娘所出。

是年，蔡惠如、林資修主倡，以櫟社同人為中心，創立臺灣文社。先生加入該社為社員。後參加該社某期徵文，題為文翁治蜀論，經文宗陳瑚取為首卷。

中華民國八年己未（一九一九），先生五十二歲。

中華民國九年庚申（一九二〇），先生五十三歲。

中華民國十年辛酉（一九二一），先生五十四歲。

中華民國十一年壬戌（一九二二），先生五十五歲。

十二月四日（陰曆十月十六日），先生九子懋棠生，三姪人黃氏續娘所出。

中華民國十二年癸亥（一九二三），先生五十六歲。

五月（陰曆四月初浣），先生撰就戴案紀略一書。是時距戴潮春起事適周甲，而故老之存者尚多，偶道及猶娓娓不倦，先生輒就所聞筆其大略。本年春間臺南日報刊載吳德功所著戴案紀略，取以相較，小有異同，間亦有脫節者，先生爰取吳著原文，參以聞見所得予以類串之，遂成此書。

中華民國十三年甲子（一九二四），先生五十七歲。

三月（陰曆二月），先生自題肖像云：「晴窗早起，有人在側；諦而視之，似曾相識。若曰是我，胡為嘿嘿；若曰非我，如見顏色。天地之大，百物維億；惟此勞人，乃無一得。事功罔聞，勳業亦齏；鋤雲釣月，祇食其力。豈有戒心，臨崖馬勒；抑思保持，凜乎盈尺。無往不復，無動弗息；薄寫襟期，閑來自爽。」

五月（陰曆四月），先生讀連雅堂先生著臺灣通史。

中華民國十四年乙丑（一九二五），先生五十八歲。

先生撰蔡耘紀事。此篇為先生之自傳，惜所記止於光緒二十八年前後，後此二十餘年之事無隻字語及。（此篇有兩種，一似初稿，一似訂正稿。前者曾載臺灣風物第十六卷第四期。）

中華民國十五年丙寅（一九二六），先生五十九歲。

是年，先生已將資產預為諸子均分。

中華民國十六年丁卯（一九二七），先生六十歲。

十一月二十二日（陰曆十月二十九日），先生卒於鹿港鎮中山路二一八號。卒前三日，蔡穀仁猶接獲先生書函。穀仁旋應先生長子長堆等之請，為先生誌墓。明年一月十六日，先生葬於許厝埔敬義塚之麓。

附：參考資料

蔡明正：蔡耘紀事（稿本，兩種。其中一種曾刊臺灣風物第十六卷第四期，題為「鹿港綠香居主人自述」。）

蔡明正：朝英漫錄（稿本）

蔡明正：則忠藏稿地部（稿本）

蔡明正：青筠信稿第七冊（稿本）

蔡明正：戴案紀略（臺灣文獻叢刊第二〇六種）

蔡懋棠：青陽蘭譜解說（載臺灣風物第十七卷第二期）

蔡懋棠：鹿港蔡青筠墓誌銘質疑（載臺灣風物第二十卷第三期）